

秣矣，唐棣之华”“有女同车，颜如舜华”“彼泽之陂，有蒲萏蓂”“山有扶苏，隰有荷华”……花色是城邦乡野的春色，也是眼角眉梢的春色。

斜倚亭台楼阁，涂抹丹楹刻桷，修饰普通人家，中华无处不飞花。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上至宫廷贵胄，下至升斗小民，皆有惜花之意，而中式传统插花更逐渐发展成独立的艺术门类。自李唐来，世人甚爱牡丹，所以李白笔下“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”“名花倾国两相欢，长得君王带笑看”的杨贵妃，必须艳冠群芳，甚至羞杀牡丹。晚唐罗虬的《花九锡》被指专为牡丹而作，系我国第一部插花理论作品，规定了品花的“九锡之礼”，包括挡风、工具、用水、花器、摆放、绘图、配曲、酒赏、作诗。牡丹俨然花中帝王，备受尊崇；兰花、蕙花、梅花、莲花因品性高贵，得以共享礼遇。

据说《全唐诗》涉及 60 多种花卉，而宋朝

《全芳备祖》记载的花卉品种已不下三百，每种花卉又生出新种，足以说明宋人“花痴”的境界超越前代，更上层楼。鲜花引种、嫁接和温室“黑科技”将汴京装扮得四时有景、恍如仙境。此外，最迟在宋朝，花朝节跻身重要节日之列，杨万里的《诚斋诗话》和吴自牧的《梦粱录》均可佐证。吃花糕、喝花酒、看花展、拜花神；踏青、扑蝶、斗草、观灯……“二月春风似剪刀”，但完全剪不断老百姓参与花朝节的积极热情。这一天，妙龄少女暂时摆脱闺门的约束，粉面娇花相映红。青春都一饷，原该秉烛游嘛。

《秦中岁时记》曾经解释“探花使”的由来，说唐代进士杏园初宴是“探花宴”，要选出两位“少俊”为“探花使”游园折花，可见“花”与“荣耀”的关系。赵宋的官家们也是讲究的文化人，常赐花臣子以示恩宠，如《澠水燕谈录》载：“晁文元公迥在翰林，以文章德行为仁宗所优异，帝以君子长者称之。天禧初，因草诏得对，命坐赐茶。……后曲燕宜春殿，出牡丹百余盘，千叶者才十余朵，所赐止亲王、宰臣，真宗顾文元及钱文僖，各赐一朵。又常侍宴，赐禁中名花。故事，惟亲王、宰臣即中使为插花，余皆自戴。上忽顾公，令内侍为戴花，观者荣之。”宋真宗后，宫廷赐花礼仪成为了制度规则的一部分，《宋史·礼志》《西湖老人繁胜录》《武林旧事》等比较详细地科普了何谓“赐花、簪花、谢花”何谓“生花”“像生花”“官花”，一整套风花雪月的“繁文缛节”属实让后世读者头昏眼花。

“烧香、点茶、挂画、插花，四般闲事，不宜累家。”即便没有官家“背书”，士大夫们也绝不可能冷落枝上锦绣、案头清供。苏辙“春初种菊助盘蔬，秋晚开花插酒壶”，陆游夜间“藤纸静临新获帖，铜瓶寒浸欲开花”，范成大曾“满插瓶花罢出游，莫将攀折为花愁”。《韵语阳秋》还说欧阳修在扬州之暑月会客，取荷花千朵，插画盆中，围绕坐席，又命坐客传花，人摘一叶，尽处饮以酒。故其《答通判吕太博》诗云：“千顷芙蕖盖水平，扬州太守旧多情。画盆围处花光合，红袖传来酒令行。”

